

艾蒿文集

# 一个村庄的记忆

吴国祿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省委开展联县包村帮扶活动，我包的是山阴县安岸庄，一个普通的农区村庄。我之所以包扶这个村庄，是因为我就是这村的人，情况了解，人头很熟，感情也真挚。

我是搞调查研究的，给不了项目，我只能帮助他们搞一些简单的规划，帮他们疏通一些关系，以便有机会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照顾。然后还能干什么呢？写一部村史。

实际这个提议在这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我为省农经所开列的十二五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中有一个是《对一个传统农区村庄的社会学研究》，研究对象就是这个村庄，研究的同时，我就想写一部村史。村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农业史的一部分。

◎艾蒿文集

# 一个村庄的记忆

吴国禄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村庄的记忆 / 吴国禄著.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3.9

(艾蒿文集)

ISBN 978-7-5457-0811-0

I. ①—… II. ①吴… III. ①村史-山阴县 IV.  
①K2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920 号

一个村庄的记忆

---

著 者: 吴国禄  
责任编辑: 田潇鸿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总 印 张: 50  
总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11-0  
定 价: 99.00 元(全套)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集体化时遗留下的“场面”围墙，“场面”是用来碾场的



安岸庄到辛留村的公路，右侧玉米地是古时官道



庙址上倒下的大杨树躯干



西堡楼



庙址上遗留的布施碑下部和底座



树旁堆乱石的地方是五道庙旧址



右侧隆起的部分是马门老坟，已被耕种多年了



现在的安岸庄村委会



# 序

国禄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老大哥。我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三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七七、七八、七九这三届学生中，“老三届”学生多，往届生多，同学之间年龄差距比较大。国禄上小学的那年，我才出生，所以他又是我的老大哥。学中文的人多数都做过作家的梦，我的同学中，毕业之后有的写小说，有的做学问，坚持写作并取得可观成绩者为数不少。我对这些执着追求的同学既羡慕又为他们感到高兴。可让我惊讶不已的还是国禄兄。前几天，他一下子拿来五本书，嘱我写序。写序不敢当，只是作为同学谈一点第一眼的观感。

细读之下，我由惊讶转为感佩。以前听说国禄兄出过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叫《细说三农》的书，可惜未曾拜读过。这次一下要出五本书，正厚积薄发者也。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国禄兄



这五本书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关于故乡、国禄兄的青少年时期及农村、农民、农业的纪实类作品，分别是《一个村庄的记忆》、《荒唐少年》和《扶贫记事》；一类是一本名为《文革趣闻录》的笑话集；还有一本《白话论语》。

《一个村庄的记忆》让我感到震撼。这个村庄是国禄兄的故乡，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变，有的伤害和损毁是难以逆转或修复的。在汹涌的发展大潮中，许多可爱的村庄被连根拔起，消失在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建筑群里，有的村庄则被工业污染强暴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已经全然不适宜人类繁衍生息。而被迫永远失去土地的农民兄弟的哭泣声淹没在辉煌政绩的鞭炮锣鼓声中，他们投诉无门。这虽然只是这个国家巨变中一个很小的，也可能不是十分典型的案例，但也充分说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这个快速前行着的大国，是何等的重要。对故乡一往情深的国禄兄以冷峻的笔触为这个村庄留下了全方位的文字影像，其意义和价值在“原其成败得失之由，以为前事后师之道”。

《荒唐少年》写的是国禄兄上大学前的生活经历。当然，荒唐的是那个年代，国禄兄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个经历了诸多苦难的少年。国禄兄生性诙谐、达观而又刚毅坚韧，从我认识他起到现在，一直如此。一口气读完了《荒唐少年》，我对他个性中的闪光点似乎认识得更深切了：唯其在苦难中浸泡过，就像一把剑经过淬火和磨砺，自然会从容闪光了。国禄兄在本书《自序》中谦逊地说：“至于有同龄人愿与我分享这段其实是共有的经历，那是给力，也给我面子。如有年轻人想了解上辈曾经的生存和生活状态，闲来翻翻，或有启迪，这便是一种意外收获了。”我要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国禄兄毕业后主要在省里农口工作，《扶贫记事》即是他以文学形式反映工作的成果。在农村出生和长大的国禄兄，对农村、农民有一种天然的、特殊的情缘，从《扶贫记事》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饱含热情地



为农民兄弟服务的。这倒让我想起他在《荒唐少年》中评价他母亲的一句话：“我妈是个不识字的文化人。”这里我想套用这句话说：国禄兄是个有文化的农民！

《文革趣闻录》，我愿视之为别一面目的“文革”史。“趣”字后面有沉重的反思，有长鸣的警钟，理当在“文革”博物馆占有一席之地。

《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非有深厚国学根底者不能碰。一些半桶水的油腔滑调遭读书人吐槽就是明证。国禄兄说想为普通民众做一本接地气的《论语》读本，这个想法本身就非常了不起。同时我注意到，国禄兄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他自己从小就想成为一个君子，并且大半辈子都在身体力行。我认同他的这句话，国禄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君子。因为从以上几本书来看，他恪守了一句先贤古训：君子不为无益之文！

老大哥之嘱，敢不从命？是为序。

郭健

2013年9月



# 自 序

这个普通的村庄和世上所有的村庄一样，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也承载了一段又一段厚重的人文历史。从古至今，这个村庄的人们以务农为生，兼以养畜。他们有自己的节日、节令和风俗习惯，有自己的饮食特色和建造风格。他们勤以立业，俭以持家，注重教育，尊敬师长，说话风趣有时还尖刻，为人厚道又不失倔犟……

这个村有三个硕大的烽火台，村人称为堡楼，村西一个称西堡，村东两个称东堡。过去的许多时候，村人出村，不停地回头望堡楼，望不见时就以为离乡很远，就会心生隐忧，心情沉重，有的还哭。回村时啥时望见堡楼啥时才把疾走的步子放慢，心里踏实了。“近乡心怯”，多指游子，村人于村，也如游子。

这个村的版图面积约有六千亩，常住人口约有八百。大部分时候这村每年有若干婴儿出生，也有大致相应的长者逝去。如果我所推测的这个村庄可能产生于北魏时期是准确的话，那么，埋葬在这个村庄的先人们至少有万余，平均每半亩黄土地中就有一个逝去的灵魂安息。或者不能安息。



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村庄的人们包括地下的先人们遭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侵占和欺辱，他们的耕地被强占，他们的人身被凌辱，他们的坟茔在一夜之间被挖掘机夷为平地，白骨累累，长眠于此的村人的祖先们和活在世上的子辈儿孙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吓。本书第二十一章郑重记叙了这件事。对村庄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对村人来说，这是一次创痛，对所有策划、决策和参与这事的人们，包括当时的个别的县领导、镇领导、企业领导以及被雇佣的黑社会打手们，这是一次良知的丧失，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救赎。

一个长久以来被称为文化村的村庄却没有一部完整的村史总是会让人遗憾的，如果一个人至多只能叫出自己爷爷或者父亲爷爷的名字而对自家人的根系谱系一无所知，对这个村庄的历史也一无所知，死了就结束了，这样的人生算不上精彩的人生，甚至也不是完整的人生。我写这部书的初衷也是想写村史的，但马穗生看后说不像村史，更像一幅风俗画。画就画罢，画中的风土人情也是历史，也是可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的，如果有人以此为契机挖掘村中史料，编纂家谱族谱，记录精彩人生并长久延续的话，一部完整的村史也就会逐步形成，我也就算是起到了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也算是为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也算这次驻村包扶有了一些实际效果。本书形成过程中，得到村中马占兴、马穗生、贺裕如、马世林、马礼全、吴国福等人的多处指正，马腾远提供图片，谨致谢意。书中语言部分引用了学弟李志斌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谨致谢意。我的大学同学郭健先生为本书写序，安兴先生题写书名，尹立晋先生在文字上把关，白建国先生题词，张继红先生审读，同窗数载，情同手足，谨致谢意。

吴国禄

2013年夏

# 目 录

- 001 序
- 001 自序
- 001 第一章 环境
- 008 第二章 房屋
- 012 第三章 家户
- 021 第四章 姓氏
- 026 第五章 语言
- 053 第六章 节令
- 059 第七章 节日
- 070 第八章 衣着
- 076 第九章 膳食
- 086 第十章 用品
- 096 第十一章 行走
- 100 第十二章 婚姻
- 108 第十三章 生育
- 113 第十四章 丧葬
- 120 第十五章 拨疗
- 126 第十六章 教育
- 144 第十七章 娱乐
- 170 第十八章 干部
- 178 第十九章 运动
- 192 第二十章 经典
- 195 第二十一章 村庄
- 200 第二十二章 农民



# 第一章 环境



一个村庄的选址，风水很重要，风水问题实际就是一个环境问题。

## 一、名称

我们研究的这个村庄的行政名称为：山西省山阴县北周庄镇安岸庄村。该村坐落在山西省山阴县城北偏东约六公里；在管辖该村的北周庄镇东南方向四公里；在它正南一公里处，是同属本镇的新岱岳村；正北一公里处，是同属本镇的辛留村；正西三公里处是同属本镇的李家窑村；正东四公里处是合盛堡乡所辖的大虫堡村。

这个村庄的名称实际是不确定的，因为当地方言中没有零声母，南、安同音，所以人们有时也写作南岸庄。一个确凿的事实是，这个村庄坐落在木瓜河的南岸，因此，叫“南岸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木瓜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什么偏偏把这个村庄称作“南岸庄”呢？还是有些说不清楚。相比之下，把它称作“安岸庄”，似乎证据更充分一些。这个村庄坐落在西



部山地与东部盆地的接壤地带,旧时的盆地一片沼泽,行动不便。村庄往东五公里,有一个大村叫“水上”,附近尚有“郭庄”,当地叫作“瓜庄”,疑是“派庄”,“派”“瓜”同音,是被大水冲走的意思,水患颇多。另外尚有“河头”、“西小河”、“东小河”、“上小河”等村庄,可以看出,我们研究的这个村庄以东,因是一片泽国而行走比较艰难,有时不太安全。旧时的同太路亦即现在的二〇八国道,外加大运路、大运高速路等南北交通要道都是沿着西部山区与东部盆地接壤的漫坡地带修筑的。从地图上看,这几条道路附近,从北至南,分别有安岸庄、安荣、安良铺等村庄,总而言之,这条南北交通线也是一条针对水患的分界线和安全线,因为交通线以西就是地势较高的坡梁地带了。据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最早的村庄名称可能叫“安岸庄”而非“南岸庄”。

## 二、风水

一个村庄的选址,无论是从古人还是今人看来,都是要讲究风水的,这与选择宅基地和坟地具有同样的心理取向。风水问题实际就是一个环境问题。风是风向,不能逆风而居,特别是在塞外风大的地方。也不能敞风而居,无所聚敛,而应有所遮挡,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遮挡。

该村北部有一座矮山,称作黄花梁,古时植被很好,树木参天。据考证,闻名中外的应县木塔所用木料全为黄花梁所产。山阴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黄花梁上尚有豹子出没,可见,黄花梁上的植被在以前一直是很好的。黄花梁虽距该村三四公里,但也可以起到挡风的作用,至少从风水学的布局上讲是这样。

水在居住选择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定居时更需要充足的水源。该村地势较为特殊。它的西面不远处即为洪涛山。该村处在洪涛山水土冲击形成的缓坡地带的边缘。村东不远处即为前文所说的沼泽地带。这一沼泽地带一直绵延到东部邻县应县与浑源县的山脉附近,名为神武川,属于大同盆地的一部分。该村处于坡梁地与沼泽地接壤地带,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地形地貌。历史上,该村周围的水源十分丰富。北面二公里处,木瓜河从西向东流过,常年不断。尚有一座较大型水库即县营四库建在这里。北面不到一公里处,亦即该村与辛留村接壤地带,有一条时令河。这条河是从一个名为二道沟的沟里流来,虽为季节性河流,



流量也少,但因为是在沼泽地带流,渗流和蒸发都少,所以,也算得上是一个较大的水源。旧时,该村在村东的盐碱滩里开设了一大片熬盐熬碱的作坊,用的主要是这一水源。实际上,当地盐碱的形成也与这一水源的漫漶有关。紧挨该村的南边还有一条被称作南沟的大沟。这条沟被从西面坡梁地带流下的洪水冲刷而形成,常年冲刷使地下水暴露在外,所以,即使不下雨不发洪水,沟里也常有涓涓细流,尚有长得很健壮的青蛙和永远长不大但游得很欢的叫不起名来的小鱼。再往南八公里,著名的桑干河滔滔不绝地流过,在她的两岸,滋养起一眼望不到边的杨柳树,远远望去,一片葱绿。

由于水源丰富,在村庄的周围,特别是村庄以东形成了一个接一个的池塘。春秋两季常有被村民称为“赤佬”的大雁群排成人字或一字从半空中飞过,晚上在那里栖息。池塘以外是一片连一片的青草地。那些青草长不高,但很密集,根系发达,并纠缠在一起,村民们常把他们裁成一块一块的被称作“蓑皮”的泥坯砖用来垒墙。春季里水位上升,地面泛浆,在当街走路时会有颤动。夏天的午后,村里的儿童多半会到池塘里游泳。

旧时的村庄坐落在现在村庄的西边上,呈向心形排列,四周为居民房屋,中间一条大道南北通过。这是一条官道,实际就是当时的同太公路。慈禧太后因八国联军进京而向西安转移时就曾从这条路上经过。这个古村庄的结构类似于瓮城或城堡,村人称之为西堡。西堡是该村最早的村址。其后,西堡被废弃,住户向东发展,形成南北两排房屋,中间为街道,长约一里。

这个村的東西两头各有一座烽火台,人们称之为堡楼。西边的称之为西堡楼,东边的称之为东堡楼。堡楼原是由于军事的。军事过后,就成为村庄的标识了。旧时交通不便,人际、村际之间交往很少,走出村庄,不见堡楼,总以为离家很远,啥时看见堡楼,心里就踏实了。

村庄最初的位址是由自然和地理因素来决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讲过,该村处于山地与平原的接壤地带。往西为坡梁地,土层中夹杂了大量的沙石,应为经年洪水夹带而来,取水困难,耕种也困难。往东即为平原地带,该平原是以木瓜河和桑干河为主的许多河流的交汇地带,水位极高,多为沼泽。在往西和往东都有不便的情况下,山坡和沼泽的接壤地带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既可立足,又可取水,基本的生存条件